



葡萄忆

•徐光荣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葡萄忆

PU TAO YI

● 徐光荣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9

葡萄 忆
Pu Tao Yi
徐光荣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色地勘公司矿产地质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字数:100,000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 插页:2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责任编辑: 季道达

责任校对: 李豫

封面设计: 金 明

ISBN 7—5313—0274—8 / I · 258 定价2.00元



作者小传

徐光荣 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秘书长，辽宁省散文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辽宁美术出版社《美术大观》编委。

一九四一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市。一九五八年始发表诗作，三十年来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诗、歌词、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本与文艺评论作品二百余万字，十余次获全国及省市优秀作品奖。其中散文曾获全国《爱我中华绿化城市》征文奖，东北三省《北国之春》征文奖。已出版诗集《心灵的窗口》，报告文学集《爱神的响箭》、《传神的眼睛》，儿童读物《望儿山》等。

情，散文的果汁

—散文集《葡萄忆》序

单 复

和光荣促膝谈心，是一件快事。它使我接触到一个坦荡的胸怀，一个坚强的性格。这使我联想起他的诗集《心灵的窗口》，报告文学集《爱情的响箭》和这本即将付梓的散文集《葡萄忆》。

我好象看到他背着挎包，在辽河洪峰扑向盘锦的紧要关头，市区危在旦夕这最危险的时刻毅然奔赴盘锦，与军民共同战斗；又好象看到他左膝骨折，卧病在床，在广播里听到潘恩良大夫不幸逝世的消息，拄着双拐，艰难地来到潘毅（潘的长子）就读的中国医科大学，进行慰问和采访；好象还看到他追逐李闯、赵希友、蒋桂珍这些改革家和当代风流人物的行踪，不时出现在他们的寓所和办公室，探索他们勇于开拓的精神和素质；我又好象看到他一会儿跋涉在红军长征路上，凭吊战死沙场的烈士坟莹；一会儿来到西子湖畔风雨亭，蹙眉凝思，是否愧对了这位杰出的妇女；一会儿他出现在浣花溪畔，在杜甫草堂留连忘返；一会儿又到了西双版纳，和傣族同胞一起欢度泼水节；一会儿却已在龙头渚登临，

观赏烟波万顷的太湖风光；我好象又看到寒冬腊月，陋室里的窗棂挂着冰凌，和孩子争占那一张书桌，漏夜伏案笔耕的宽厚背影……

我的心随着他的作品神游于他游踪所至的神州大地名胜古迹，仰慕他所采访的当代风流人物的开拓精神和生动事迹；钦佩他以当年曾当钳工、车工的干劲，一锤一刀地勤奋创作的精神，于是他在短短几年里写了几十万字，连续出版了几本诗文集子的可喜收获，就感到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了。

情，是散文的果计；理，是散文的核。

读光荣的《葡萄忆》剪报稿，我喜爱的是那些饱含真情果汁的篇章，如《葡萄忆》、《柑桔情》、《珠光闪闪》、《白桦林，那闪烁的目光》、《莫愁湖畔的歌吟》等等。

《葡萄忆》描写作者就要从旧居迁往新楼，在皎洁的月光下，盘桓于房前葡萄架边，“痴望着那满架浓密的葡萄叶，倾听着夜风轻拂叶片发出的飒飒响声，久久不愿离去”的情境。

作者何以对一架葡萄如此留恋多情呢？原来是他八十高龄的老母亲返乡探亲回来时：“只见他颤微微从车厢里走下，怀里抱的竟是一株连藤带叶的成葡萄秧。”他抱怨说：“唉！手脚都不灵便了，还带这个干啥？”老人回答说：“干啥？忘了你小时候，见到这白葡萄直淌‘哈喇子’了？”这唤起了甜甜的童年的回忆。四岁那年随母亲去姥姥家吃白葡萄的种种情景，一一映回心头：姥姥问：“还想吃吗？”他撒娇地说：“想，以后我年年来姥姥家吃。”往事如烟，如今，疼爱他的姥姥已作古了，回忆起来，怎不令他怅然若失呢？

回家后，他在老屋前把葡萄秧埋下，搭起个两米多高的架

子。莳弄、浇水、成了母亲聊以寄情的劳作。翌年秋天这故乡的白葡萄，就结出几十串翡翠般碧透的果实。他摘下一串，请母亲品尝，她吃了两粒说：“与你姥姥家一个味儿。”母亲让他送几串给邻里分享：“邻里处得挺和睦的，也都尝尝。”多善良可敬的老人啊！

可是第二年秋天，母亲没等尝到她亲自移栽的两个新品种的第一茬果实，就溘然长逝了……作者结尾写道：“匆匆又是五年，如今我即将告别老居，搬进新居，告别母亲汗水浇灌出的葡萄，我怎能不依恋呢？而且，我何止是依恋这葡萄呢？”

先是姥姥，后是母亲，老人们相继逝世，而一串串流翠溢紫的葡萄，仍挂满枝头，这怎不令他顾物思人，缅怀先辈，故“我何止是依恋这葡萄呢？”一语，蕴含着多少思亲情怀，多少耐人寻思的韵味。情，真正是散文的果汁，作家和读者感情沟通的桥梁，它一触动读者的心灵，就自然而然流溢出来了。

至若《柑桔情》，作者在屈子故里香溪河畔的“远山近峦，满坡满坡金果累累的桔树，象一条条丹绸在飘拂，似一片片火烧云在飞动”的绚丽背景衬映下，描写那位既是向导又是园艺技术员小许和果农钟大伯之间的情谊。他们一到柑桔园，钟大伯喜孜孜地从枝头摘下了一篮桔子，让她尝尝新。她爽爽快快答应说：“好啊，我收下你这篮桔子了，不过我要借花献佛，把它转送给这位北方来的稀客，让塞外的亲人们也尝尝桔乡的丰收桔。”短短几句小许的性格就出来了，原来在桔园闹虫害的时候，小许及时给配了新药，救了这个桔园。钟大伯称赞说：“‘四人帮’当权那阵子，她爹

领着乡亲们种柑桔，被当做破坏‘以粮为纲’的典型批倒了。那时许新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娃儿，伙着一群小青年硬是在村外栽起一片桔林。”后来“她上省城念了农林学校，听说她学的好，城里几个‘大机关’想留下她，她硬是回乡来管理桔林……乡亲们谁不夸她？”小许和钟大伯之间的这种感情，反映着乡亲们对她的喜爱和感激，这中间还浸透着一种父女般的亲情，对晚辈的爱护之情。而小许呢？何止是热爱生她养她的家乡，热爱劳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之情，热爱她的事业和柑桔林之情，这里还浸透着她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深恶痛绝之情，对改革开放利国利民的新时代由衷感激之情。这种复杂的感情，作者虽没有直接写出来，但作为读者，我是感受到了。

再如《珠光闪闪》里女排姑娘们之间互相关怀、体贴，支持、鼓励的同志之情，集训时教练对队员的严格训练，爬起，摔倒，摔倒，爬起，再爬起，再摔倒，已是精疲力尽，汗水和泪滴交流，但无情的喊声又传来，无情的球又一个个扣了过来。看似铁石心肠，苛刻得令人难于忍受，其实是恨铁不成钢，看似“无情却有情”，这是孕育着为祖国争夺世界冠军最神圣、崇高的爱国主义的博大之情。没有这近乎“铁石心肠”的严格要求，哪来在乐曲声中升起五星红旗，高高擎起金杯时的庄严之感和喜悦的泪花？

《白桦林，那闪烁的目光》里晓芳和艾丽这两个异国小女孩，虽说语言不通，却很快成了知心朋友，她们亲手栽下的那片白桦林，成了她们友情的纽带。当晚芳看到在一棵小桦树上，被人划了一刀，伤心哭了的时候，艾丽却乐开了，她用小刀在白桦树划出口子的附近，并排又划出一道口子，

告诉晓芳说：“我就要随父亲回瑞典去了。”这两个口子就是她留下的多情的眼睛，她要看着小朋友和白桦林一起长大，看着沈阳变的更美……年复一年，“白桦林长起来了，小艾丽留下的眼睛也越睁越大了。每当晓芳在树前看书的时候，都觉得有双友好的眼睛在看着她……”小晓芳在白桦树前照了张彩照，寄给波罗的海边久别的小艾丽，寄去了一片思念之情，寄去了美丽的沈阳的问候。

作者最后说：“这一切，白桦树那闪烁的目光可以作证。”岂止作者，我们读者也可以作证，时空是交错的，而友谊却是永存的。这异国他乡两个小姐妹天真无邪的纯洁友情，是多么动人而富有诗意。这一切，若非情有所动，心有所感，是写不出来的。

台湾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余光中说：“当代最妙的散文，半出于诗人之手，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论断未免有些绝对，也有些狂妄。但诗人大都能写出一手好散文，却是不假的。光荣本来是个诗人，他的散文饱含着情的果汁，这和他对散文诗意的提炼，意境的创造，我看是分不开的。

对光荣的一些“寄情山水”的游记，如《三峡行》和写长征路上的《土城情思》等篇，我却不甚欣赏。虽然如《太湖绝佳处》、《镜泊诗情》等，文彩飞动，行文潇洒，但却未脱前人和今人臼窠，所寄之情，亦难令我动容。这么说，似乎苛刻些。但心有所感，意有所动，说出真心话，永远会得到谅解的，何况深知我心的光荣老弟。

妄加评说，谨请读者教正。

八八年冬于新乐寓所

目 录

情，散文的果汁.....	单 复 1
——散文集《葡萄忆》序	
春的遐想.....	1
柑桔情.....	4
莫愁湖畔的歌吟.....	7
葡萄忆.....	10
登楼赋.....	12
珠光闪闪.....	17
白桦林，那闪灼的目光.....	20
扬帆，在早春.....	22
彩灯中的神驰.....	25

金桥	28
龙首英姿	34
关东气派	37
白山魂	43
李派艺术	46
烈士未死 正义永存	49
在诗苑里，擎起友情的明灯	53
沐浴历史之光	58
岱顶观日出	62
太湖佳绝处	64
闾山秋色	67
啊，天池	72
镜泊湖诗情	74
长白美人松	77
“渤海国”记游	80
静谧的金家巷	83
情系七贤庄	85
三峡行	88
浣花溪畔草堂新	91
桂园飘香	98
遵义，我心中的城	100
车过娄山关	103
土城情思	106
赤水河畔	108
泼水节风情	110

奇人·奇文·奇迹.....	112
对生命的理解.....	115
信念.....	117
绿叶礼赞.....	119
情如泉涌漫洪泽.....	121
爱的情怀.....	124
痴情盼花开.....	126
不要颓靡，振作起来.....	130
与钱国丹的通信.....	134
与谢靖的通信.....	137
三地书.....	141
后记.....	147

春 的 遐 想

当雾霭笼罩在茫茫苍苍的大辽河，刚刚融化的河面上，冰排倾泻，挤拥而下，宛如一道连绵起伏的冰山雪岭，又象一道缓缓蠕动的蟒蛇白龙。春，走来了。

当这条蟒龙身旁那晶莹的雪地上，闪烁着几点金花，犹如镶嵌在皎洁白壁上的奇珍异宝，一朵、两朵……一丛丛并不显赫的小黄花——冰凌花开放的时候。春，走来了。

当堤岸两旁那株株赤秃的柳树，萌发出几片嫩绿的叶芽，微微地泛着淡淡的绿意，地面上蒸腾的雾气下露出隐约可见的绿痕的时候。春，走来了。

春来了。春来了。春天来了。

报春的信使犹如晓曦中的钟声，震荡着我在寒冬中浑浑噩噩的梦境，扑面而来的春潮卷起排排涌浪，撞开我懒惰闭锁的心扉，于是，快活的鸽群从我的脑际扑棱棱腾空而起，载着我的遐思向春天驰骋——

啊，春天，每一个春都是每一个冬的否定。

但是，没有冬怎能有春的肯定？冰冻的河凝结过春的笑

靥，柳梢骄傲地把冬的坚韧挑在芽尖
纤纤细草，柔弱中透出健壮；娇娇新花，热烈中有恬静
的沉思。

春天，吹拂着慈爱的风、也常常驱赶着密集的乌云，于是，严峻的闪电鞭击着灰色的梦，浑噩的梦。但因此我的心胸更加温暖。

——如果我曾经是个偶像，请春雨把我冲毁，因为大地不厌弃每一撮泥土。

——如果我是一团雾，一缕烟，请春天的第一束晨光把我劈斩，我欢呼蓝天和大地拥抱纯洁的爱。

如果我是他人心中冬的回忆，我呼唤春的审判。用雷霆震醒灵魂，净化冬的污染。

于是，我更加爱冰凌花，这报春的花。是的，它的体态，不如牡丹的雍容华贵；它的姿色，不如玫瑰的婀娜娇艳；它的盛誉，不似秋菊佳句累累；它的风度，不如荷花婷婷玉立……但它那在寒霜未尽、残雪未融的早春，破土而出的勇敢精神与顽强毅力，何等令人向往！

于是，我更加爱绿芽。这含苞欲放的春姑娘。并油然想起冰心那著名的诗句：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尽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我要把自己交给春风，去吹送信念的波涛在河中欢唱，去吻开希望的花在枝头怒放。给每一滴咸涩的汗水注入新绿，

给每一对闪光的眼睛注入创造的智慧，给每一个在大街闲荡的青年人点燃心中之火……

拥抱吧，春天！这充满爱恋，充满希冀，充满活力，充满创造的季节！

1987年1月

柑 桔 情

南行归来，我把带回的一小竹篮广柑吊放在斗室最透风的南窗下，遇有佳宾光临，便取一只黄澄澄的柑桔献上。每当客人品着桔汁，道声“真甜！”时，我总是感到分外快慰。

这小小的柑桔，来自南国，是屈原故里秭归桔乡一位姑娘赠我的。

那是霜染红叶的季节，我从山城重庆乘江轮沿江东下，来到位于巫峡与西陵峡之间的秭归，迳奔屈原诞生地——乐平里。途中经公社所在地，公社老书记给我介绍了一位向导。这是一位蛮大方的姑娘，一头秀发衬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见面先把手伸过来：“塞外来宾，欢迎您！我叫许新，言午许，新旧的新……”握着她的手，感到不似城里姑娘那么柔和，而是厚茧子里面蕴藏着一股力量。我猜是：这是位扶犁插秧的能手吧？

从香溪河畔的余家渡口到乐平里，有十里路，其中七里全是“两山欲合，中留一线”的羊肠小道，人称“七里峡”。路虽难走，景却别致：山峦有的似龙盘虎踞，有的似鹰翔鹅

卧，也有的婷婷玉立似天女散花，有的重重迭迭似九重层楼，有的闪闪发光似梳妆明镜……许新带我穿行峡中，时而扶岸前行，时而跨越浅溪，她蹭蹭走来如履平地，而我暗暗叫苦不迭，掏出手绢不住地擦拭脸颊流下的热汗。小许大概看出了我的狼狈相，放慢了脚步：“老徐同志，咬牙挺挺，前边的路好走了……”

果然，出了七里峡，山势豁然开朗。远山近峦，满坡满岭金果累累的桔树，象一条条丹绸在飘拂，象一团团火烧云在飞腾……我跟在身后一头扎进桔海里去，整个身心立即被这桔海淹没了。那株株桔树，象撒娇的少女似的，把柔软的枝条伸到路上。枝条上结满了金黄的柑桔，走路时稍不注意碰上一只，似乎满树的柑桔都随之晃动起来，响起悦耳的、轻音乐似的响声，随之，一阵阵异常馥郁芬芳的香味也扑入心脾，使我陶醉在香气之中。

“小许！——”随着树隙间传来的喊声，一位包着头巾的老伯站到我们前边路上：“难怪今早上喜鹊喳喳地叫，是把你给盼来了！……”

“噢，是钟大伯！今年柑桔的收成真是喜煞人哪！”小许应着，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这里托党的政策的福，也是托你的福啊！姑娘，没有你及时配了新药，咱这片柑桔早喂虫王爷了！……”钟大伯说着拉住小许的袖口：“来，我给你摘篮桔子；请你尝尝鲜！”趁大伯提篮摘桔子的当儿，小许把我介绍给老人家，又爽爽快快地答应说：“好啊！我收下你这篮柑桔了，不过，我要借花献佛，把它转送给这位北方来的稀客，请塞外的亲人们也尝尝桔乡的丰收桔……”钟大伯笑着，从腰间抽出烟荷包装起一袋烟点燃了：“同志，你